

日本推理小說

# 奔跑的男人

(日)松本清張等著  
艾勒里·昆恩選譯  
東瀛出版社印行





# 奔跑的男人

（日）池田信子著  
王新武 李永刚 译  
商务印书馆出版



日本推理小說

# 奔跑的男人

(日)松本清張等著  
艾勒里·昆恩選譯  
東瀛出版社印行





# 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奔跑的男人

THE RUNNING MAN

Seicho Matsumoto

松本清張



艾勒里·昆恩

*Ellery Queen*  
*Frederic Dannay*

松本清張 (Seicho Matsumoto 1909~)

松本清張是日本推理小說界的王牌，這是大家所公認的，最近，他却全心貫注於歷史小說方面了。

本書中所搜集的：「奔跑的男人」，乃是一種犯罪推理小說。其間有兩個不同的故事同時並進，最後他却很巧妙地把真情實況襯托出來，故事的安排與穿插非常高明。

本篇是極端印象性的作品，年老的男人在漫長的樓梯上奔跑，此情此景使讀者內心裏永遠留下一個鮮明而強烈的印象。

為了要使外國讀者垂涎三尺，我們不妨將電子飯店的菜肴再寫一遍——生蝦、海蟹、魚肝煮生姜、炸魚、湯……。

在精神分析方面，也許有人將搜集狂列入偏執狂的分類裏，這可能是由於搜集對象所使然。即使有人因搜集許多圖畫，或古董品而得到一般人的尊敬，但也不能叫他為偏執者。例如玩具，或器具等民藝品之類的情況就是。一般而言，如有某種欲望想要搜集沒有價值的東西，而且拚命去搜集的話，他也可以被人叫做偏執家。倘若他喜歡搜集別人的舊木屐、拖鞋，或睡帶及煙灰缸等物時，他就可以被列為一個搜集狂。凡不是用金錢購買，或者說偶而運用不合法的手段去獲取就屬於此類情形。

有些從事旅館或飯店業者，他們常常被人偶取以上的物品。法律上雖然視此類行為為竊盜，但是，那些東西是不是叫做竊物呢？這使得警察局也猶豫不決了。因為他們所竊盜之物幾乎不值錢，而且，被盜的人也不會遭受金錢上的損害。

這種情況不能成為搜集狂，因為這些東西很不值錢。不管是木屐或睡帶，由於寫上旅社名稱，才會產生價值。反之，如果不鏤上名稱，或蓋上印章的話，它也就沒有任何價值了，也引不起一般人興趣。倘若湯匙上刻有旅社名稱，有些偏執狂就會偷偷地放進自己口袋裏，這是存心不良的人，不過，如果湯匙上沒有刻名字，那就是不值錢的湯匙了。

搜集狂就是將旅社的被單帶回家裡，一面向人表示自己曾經去過北海道的某地方，或九洲的溫泉，一面會藉此自娛。這種情況也可使自己想起昔日旅行的狀況以及冒險的經過。山井善五郎就屬於這一類型的搜集狂。不過，他所要拿的東西都是很奇特的，那就是各地旅社的高級備用品。本來，他最先是搜集湯匙，或盆子之類的東西，後來他認為這是大家都拿得到的東西，他爲了要與衆不同，纔伸手拿高級的東西了。

山井善五郎是東京一家藥廠的推銷員，他擔任外交的職務。因爲這家藥廠是中級程度的藥廠，他們在各鄉村尚未設立分店，雖然他們只有特約店，但是，特約店却不能拓展銷路。不論如何，總公司要派推銷員到鄉下去才行，或者，這些推銷員必須要直接到各地方的病院或大型藥店，甚至綜合病院的院長家裏去訪問、宣傳。山井善五郎因此常到外面去出差，一個月裏幾乎有半個月在外面奔跑。

出差的時候，他總會找機會到風景區去住上一兩個晚上。雖然因爲生意上的關係，他不能常常如此，不過，兩次之中至少可以試行一次。

善五郎由經驗獲悉全國的風景區，或者遊樂地點，都設立不少供給高級人物住宿的旅社。所以常常想到這些旅社裏去停留看看。

戰前，由於軍事行動的關係，所以就有許多高級人物會來此住宿。戰後因爲文教關係，當然也會有高級人物蒞臨此地。

善五郎又知道一件事情，即高級人物住宿的旅社，乃選擇在這些地區最秘密之處，縱使後來別處建造許多豪華的旅社，也依然不會受人重視。這也許是那些官僚做事慎重的緣故，他們可能事先調查經營者的人格，或其家庭背景。縱然有新建豪華的旅社，倘若經營者不夠資格，那麼，這間旅社也不會高級的，他們所要求的是品位問題。

只要够得上品位的，就會成爲一家有傳統的旅社了。縱然格局陳舊，也可由其來歷或家風來彌補。

在這種有風格的旅社裏，大概都保存過當初被住宿過的痕跡。例如在一個鄉下旅社裏，兩個房間的接連處，盡有花鳥的模型、柱子間的釘頭也嵌著金色的珍貴花紋。

當然，這些都是特別室。但是，這也不表示不供給客人住宿，只是需要特別的價格罷了。大概比普通房間高出三倍價格。因此，這以下不是任何人住得起的。因此，旅社方面也會根據這種狀況而採取若干措施。

山井善五郎常常走進這種高貴的房間，其動機無非想偷偷地拿些備用品回去。沒有經過對方同意而拿回去，很明顯地，這是一種竊盜行爲，不過，由他本人的眼光看來，他總以爲這是一種紀念品而已。倘若被拿走的東西不算貴重之物，誠如前述，這算不算一種犯罪行爲呢？事實上是很難分野的。暗地裏將旅社的備用品放進自己的口袋裏，這對於他本人來說，也是一種很輕鬆的事。

事實上，善五郎倒不够格住在這種高貴的房間裏。他知道自己的薪水和出差費是有限的，公司規定他只能住一晚二千日元左右房間。然而，高貴的房間一晚却得花上一萬元至二萬元左右。

不過，他總希望能住在高貴房間附近的普通房，由於房租的關係，高貴的房間也不是常常都客滿的，因此，在客滿的情況下，有時會留下高貴的空房間，這個時候，旅社老闆爲了滿足客人的希望，常免費給他們進來看。普通客人在讚嘆之餘，便會不斷地從各個房裏進來參觀。善五郎在這羣參觀者中，他非常明白應如何順手牽羊地取走自己最喜歡的備用品。

他發現室內的尊貴象徵雖然剝落了，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沒有東西的。有些地方爲了保存威嚴與榮譽，乃故意製造帶有菊花紋的金具，掛在釘柱之間，其他房間的客人也可以仰望這種燦然的氣色。善五郎所要搜集的東西，也包含此類的裝飾品在內。北從北海道，一直到南部的九州爲止，凡是有來歷旅社貴賓房的備用品，雖然性質上沒有嵌入名稱，但也能很清楚地明辨得出來。

五月中旬，山井善五郎沿著瀨戶內海，走到名勝區的龜子町，因爲他早已聽說那裡的傳統旅社裏有貴賓房。他打算藉著推銷藥品的機會前往山陽，以便他抽出一個晚上去搜集貴賓房的備用品。

這裡距離縣級城市有三十公里左右，他發現跟四圍的山峯互相環抱的海灘之間，有各種形狀

的島嶼，這就是著名的風景地區了。在這種海岸附近，有若干個海灣和港口，這個島子町很早以來就是著名的良港，平時有許多風塵女郎在此招攬旅客。因為目前仍然保留這種情調，所以，這是一條與其說漁港街，還不如說是遊樂地區來得恰當。

那間頗具來歷的龜子飯店，就建築在距離港區以西的山丘上面。沿著海岸的丘陵，雖然樓高只有七十公尺左右，但因這座飯店孤立在平坦的海岸上，所以，看起來顯得高聳雄偉，這是在丘陵頂端建築一座木造四樓飯店。

這家飯店建於明治四十三年，當時採用德國式建築，黑柱與棟樑直線交差浮現於白漆外的牆壁上面，襯托成一種古典的壯觀。屋頂瓦的青釉，好似含有青古色彩，上面突出一種暖房用的煙筒頭。當這座飯店遮著丘陵，而在松林上出現時，大家都會不由得讚賞它果然含有傳統貴族的象徵。

它雖然是四層樓的建築，其實，四樓只有全館長度的四分之一，它只蓋在三層樓的中央部份。因此，全部的形狀就變成一個凸形了。高貴的房間就在這突出部份的四樓裏。雖然總共有五個房間，但是，其西側不是貴賓室。從最上層可以俯瞰曲折伸延的海岸線，與澄清碧綠的內海中存在的島嶼。

在山丘的松林裏有花園和流著泉水的庭院，這也是明治時代的設計，真是古色古香。這些都是利用自然的造形，而不太經過人工的修飾。總之，這些都是自然物，人手不足反而使這家高級

的飯店特別顯著。

從丘陵斜面稍下二百公尺的尾部，有一座日本式的二層樓。它建築在海岸的石垣上。屋頂上掛著蓬萊閣的招牌，來勢兇猛的波浪拍著石垣下的海岸。

在丘陵上的旅社及其下面的日本建築物之間，連繫著木造走廊。因為丘陵的斜面高低不平，所以，這個走廊看起來好像登山的電車一樣。不過，這只是木造樓梯與走廊的連續而已，它好像長谷寺的大門與本堂連結的一條斜長走廊。龜子飯店與蓬萊閣屬於同樣的經營方式。

## 2

山井善五郎在出發前兩天，就用電話以「川原」的名字向行將投宿的旅社預先訂下房間。所以，他很快就搭計程車抵達龜子飯店的大門前了。但要抵達飯店之前，他仍得爬上彎彎曲曲的專用道路。道路的兩旁是森林，從大門到裏面還有花園與庭院。花園與庭院是左右對稱的。

善五郎終於走進這座古色古香的大門了。雖然外面很亮，但是，舖著絨氈的內側却點著燈光。因為窗子很小，所以，這裡好像密室一樣，全然沒有外面的光線。門檻裏有一位老夥計，他以威嚴的態度要善五郎登記名字。接著，對方又把一隻房間鑰匙交給穿白色制服的同伴。這位同伴大約四十多歲的樣子。走廊的柱子發出黑黝黝的光輝，這純然是金銀的裝飾，看起來是相當莊

重的。

因爲電梯的情調很古老，這種式樣似乎是一定要來倫敦才能看得見的。這位同伴只談些必要的話語，一點兒應酬都不懂。善五郎明白這裡人手不足，好在自己已經習慣旅社的惡劣態度，不過，這種樣子倒代表著這家旅社的權威。

對方把善五郎帶到三樓一間面對海洋的房間裏去。至於能不能瞭望大海對於善五郎倒不很重要，重要的是此地能否接近那間貴賓室。當他把皮包放在房間裏之後，他就拿出一張一千日元的鈔票遞給那位女服務生，果然，她的表情馬上就微笑起來。

「這裡好像有貴客住的房間，到底在那兒呢？」

「在四樓的特別室。」

滿臉皺紋的女服務生擺出溫和的態度說話。

「那裡還保存有古色古香的樣子嗎？」

「房間的佈置與情調依然不變，因爲有許多房客想進去參觀的。」

「我能不能進去參觀呢？」

「不巧得很，因爲昨晚剛好有客人在裏面住，所以，現在不能進去看，我想一、兩天以後會有空房的。」

善五郎灰心極了，因爲他不曾事先打電話問貴賓室有無人住，他總以爲這種房間費用太貴，